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烈火中的毁灭

丰村著

87
I247.5
2082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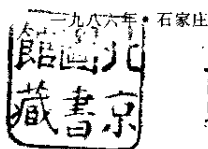
+++++

烈火中的毁灭

+++++

丰 村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B

328344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——冀鲁豫边区农村红枪会与反动军阀激烈斗争的长篇小说。

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，边区农民忍受土匪和反动军阀的欺凌和蹂躏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大名府一带村村镇镇办起了佛堂，兴起了带有迷信色彩的红枪会，红枪会从亮枪、串帖到暴动，使土匪丧胆，使不可一世的军阀受到了惨重的打击。红枪会声势浩大，象洪水猛兽攻下了大名府，几乎杀绝了城中的兵老总，取得了巨大胜利。但胜利之后，却不知出路在哪里，最终被反动势力收买、和解以至自相残杀，而归于失败。象烈火一样在平原兴起，也在烈火中将自己毁灭。

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红枪会的大头目刘小舟、宋老方、张师傅，军阀镇守使独眼龙、孙大麻子和青年知识分子黄兢业、王天豹、赵中兴的不同形象，指出了他们所走过的不同道路。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，使人感到亲切、浑厚。

烈 火 中 的 毁 灭

李 村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5号）
河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 印张 2.5 插页 4 印数 1,000 1980年4月第1次

1982年4月第2次印刷 定价 0.30元 0.28元 定价 0.28元

第 一 章

军队象一阵乱旋风一样，开拔走了。

那些老总们脊梁背上，背着疙疙瘩瘩的大包袱，枪筒上挑着印花布包的小包裹，象一条不见尽头的拦牛链，浮上扬天地走着。他们那种行军的派头，好象是一个官长教出来的，一模一样：帽子盖在后脑勺上，晃着膀子，大枪斜横在后肩上，一条胳膊大甩着；一进村，老总们还用他们那干裂的硬嗓子，唱着：

三国战将勇，
首推赵子龙；

.....

尘沙压着老总们的头顶，浓雾一般埋着行进的长队，翻滚着，打着团转飞蹿。

官长们活象是从口外来的老手马贩，骑着杂色的马匹，从那带着黄病色的麦地里，旋风似地跑着。那些刚刚牵离车

辕和犁套的马匹，不会颠跑，只是扭起脖子，歪着头，摇晃着笨拙的屁股和尾巴。于是，尘土扬起了大漩涡，漩涡连带沙浪，滚滚地流奔着。

牛车拉成长长的车队，单调死板地咯咚响着。车上装得满满的，押车的老总随车摇晃着头，大枪夹在两膝中间，打着瞌睡。赶车的那些庄稼汉，一手把牛鞭扛在肩膀上，一手抓住缰绳扶着车辕杆，搭拉着头，脚步迈得呆松松的，脸上给尘沙封粘得发干。

那些牛，摆着头，用蹄子划着地皮走着。

庄稼汉心痛地看着自己的牲口无精打采的疲乏样子，心里暗暗地咒骂：

“×他八辈祖奶奶！在家里，谁家的头牯这样使唤过？这不把头牯使死？×他八辈祖奶奶。”

他们想着，咒骂着，心里一酸，干燥的嘴唇一张合，安慰头牯了：

“小牛，安生走。到前边，定要好好喂饱你咧。”

一个脸上带着大枪疤的老总，膀子晃着，心里烦躁。他从枪筒上抓下一个小包袱，抽出两件红花女旗袍，掂在手上打量一会，就用刺刀穿了两下子，扔到麦地去。嘴里说道：

“老爷走哪吃哪，到哪住哪，要这玩意儿干个毳！”

旁边那个黑豆眼的老总，耸了耸肩头，插嘴说道：

“为啥不捎给您二嫂子？”

“我怕你妹妹吃醋哇！”

前后十几个老总，直着嗓子笑一阵，又疲乏得难以支撑似的沉哑了。队伍里，哗察布的声音响个不停，牛车咯咚着，马啾啾叫着。……

黑豆眼的老总，耐不住沉寂说道：

“当兵，一年不打几回仗，算倒她娘的血霉咧。”

枪疤脸的老总，那块疤痕抽跳着，说：

“老爷们混的就是这个年月么。”

“那真！”后边一个老总开朗地说，“这回能打开两座城，看哪个小舅子不回家里买几亩地去。”

“在这种人吃人的年头，买地有球用哦？”

“别这么说，”那个老总说，“还是有几亩地是根本咧。”

平常总是带着沉郁郁的神色的那个老总，睁大眼睛望望这几个伙伴，用袖子抹一把脸，说道：

“您看着吧，”他嘴苦似的，用劲扯扯两个嘴角，“能把老段打个稀流哗啦，天下成了吴大帅一个人的天下，咱当兵的啥也用不着愁哩。”

“那当兵的还是当兵的。”枪疤脸老总说。

尘沙罩着太阳，昏黄的阳光晕沉沉地笼罩着大地。大地在沉默。

司务长骑着一匹小小的毛驴，一蹦一跳地跑过来。他向老总们送一个高兴的笑脸，撒开嗓子说：

“总司令的命令来啦，打败老段，发齐五个月的整饷咧！”

老总们都扭回头望住他，没有说话。他抽小驴一鞭子，一蹦一跳地跑走了。尘沙把他掩没了。枪疤脸的老总摇摇头，叹口气，说：

“这事又没准头。”

“这种哄骗人的滑头事，碰了不再碰啦。”黑豆眼的老总说。他用鼻子自信地哼了两下，“攻下一座城，要准自由三天，俺情愿不要这饷。”

“报告司务长！一个人也没有。”

司务长在院子里费心地思索着什么，那样子沉闷又呆滞。但他听到这报告声的时候，他似乎着急了。他猛一下转过身来，脸面歪在那个老总的嘴巴底下，说：

“你当兵当傻啦？你不会去翻？你这个熊包，去翻！”

连长背着两手出现在正屋门口，发怒地说：

“没有烧的，有门有窗户！没有吃的，还有活牲口么！”

那个老总急忙打个敬礼，就跑走了。

司务长凝神望着他那跛脚的身架，心里不觉又嘟哝了一句：

“真是个熊包！几年兵给他白当啦！”

这时，连长喊他一声，他跑过去，并且行了一个脚跟带响的军礼。

“你还是给咱闹这一套。”连长摇头责备说，“在当年，咱做买卖的时候，哪兴这个哇？”

“你又在摸那块黑疤哩。”司务长提醒他，“你忘了咱们盟过誓？”

连长那大脸高兴了。他说：

“喏，还管啥盟誓哩。你来看，”他把司务长领到屋里去，站到山墙前面，“我总看这屋子不对头，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典故。你去量量它！”

司务长伸开两只胳膊量一量那屋墙，又到屋外用老架势量一遍，没进屋门，就兴冲冲地说：

“×他娘，差三尺，没有啥话讲啦。”

于是，司务长叫来了十几个老总，闩紧屋门，用挖战沟

的那些家伙，挖着屋墙。那墙头硬梆梆的咚咚响，屋子打起了抖颤，尘土到处飞扬。

“蒙不了咱的眼。”连长捂住鼻子得意地说。他忽然转脸对住司务长，紧张而又慌忙地说：“头门上再加两个岗，谁也不准他进来！”

正在这时，好象屋顶倒塌似的，一个庄稼汉子从屋梁上的秫秸捆里摔了下来。那人吓得脸色象个白冬瓜，满身颤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眼睛埋在怀里，不住磕着头。

屋子里的老总也吓了一跳，傻傻望住那个庄稼汉子。

连长很生气，大皮鞋狠命踢那庄稼汉的屁股，嘴里骂着：

“×你小妹子！你想做啥？你这个敌探子！”

庄稼汉照样磕着头，哭求着：

“那里边没啥东西，老爷！那里边没……”

“你说啥？”司务长瞪着饿勾勾的眼睛问。

“俺是看家的，老爷！掌柜的走啦，俺……那里边没有啥东西，老爷！”

“×你小妹子，你为啥藏到屋顶上？”

“那里边没啥东西，老爷！”

屋墙咚咣咚咣叹气似地响着，尘土满屋子飞扬着。突然，是谁一下子把墙挖透了，大粒大粒的麦子象流水一般向外哗哗淌着。那庄稼汉偷眼一看，不禁打了个冷颤，马上又是磕头，嘴里死板地说：

“那里边没有啥东西，老爷！”

“×你小妹子，我是在翻敌探子。”

老总们个个都很失望的样子，有的两手按住铁铲把了，有气没力地喘息着，说：

“挖了半天，找到这么个穷老鼠窝。”

呆呆瞪着两眼，看着这情景的司务长，好象也不带劲了。但是，他不死心。他说：

“钻进两个人去看看。”

“不要慌！”连长说。他颇有心机地瞅瞅几个老总的脸。

“你们谁进去，得先脱光衣服。”

司务长点了两位老总。两位老总脱光了膀子，钻到墙洞里去了。一会，从墙洞里扔出来两个生锈的青钱捆，喊着：

“多进来几个人！”

那个庄稼汉吓傻了，忽然放声哭起来。哭了两声，又急忙爬起来，一屁股坐在墙洞口，用泪汪汪的眼睛，乞求地盯住老总们的脸，哭叫着：

“这里边没有啥东西呀，老爷！俺一家人还要活命呀！”连长气恼了。他抓住盒子枪，很想给他一家伙。

司务长对连长使了个眼色，说道：

“拉他出去，叫他找几个人来支官差！”

那个庄稼汉被几个老总拳打、脚踢、枪托子砸，到底是哭哭啼啼走出去了。两个老总押着他，不住骂：

“×你妈，快走！”

他低拉着头，吸着鼻子走着。他心里实在想大哭一场。他恼恨那些老总们，又埋怨自己。为啥不把自己宝贵的家物和钱财埋到地下去？为啥自己要留在家里不肯走？为啥不在屋梁上藏得严实点？他摇摇头，深深叹着气，心里苦苦楚楚地想：

“俺这个家，从这儿不就败完了么？老天爷呀，这年头，您也不睁眼么？”

他觉得他没法活下去了。他咬--咬嘴唇，两手握住拳头，很想一头碰到墙上去。但是，那个老总一声骂，把他提醒了。他又感到了一阵恐怖，两个膀子马上打了几个寒战。他忽然祷告说：

“祖师爷保佑俺。”

于是，他嘴唇颤抖着，念起佛咒来。并且，他想捧起双手，跺跺脚，喝上几口法。他拿定主意，要把两个老总领到佛堂里去，领到祖师爷面前，求下仙来，要两个老总向他磕头作揖，到那时候，谁还怕谁呀？

他心里松朗多了。他的肩膀抖了抖，又咳嗽了一声。但是，当他走近寨墙边那座三套间小黑屋的时候，他的心陡然卜卜一阵狂跳，他又胆怯了。他能不能请下仙来，他拿不稳，他又担心害怕了。以前没能天天到佛堂里用功夫，祖师爷不怪罪么？哪家神灵还会附到我这身上来？但是，他还是硬着头皮，走到佛堂里去了。

佛堂里，两边墙上成排地挂着红缨枪。祖师爷的神位高高地立在正墙上，两边陪衬着红绸子、绿绸子。神位下面斜挂着两把七星宝剑，闪耀着月亮般的光辉。红豆一样的油灯，灯光摇动着，一炷香火正冒着长烟。供桌前面跪着一个人，那人低着头，两手合捧在怀里，嘴里嘟嘟囔囔地念着咒。

碰到个人，他高兴了。他想向前去说句话，而那老总端着枪，窜到前边去，踢了那人一脚，说：

“你藏到这里倒严实！”

老总说着，又照那人背上砸了一枪托子，骂道：

“×你妈！你不出去支官差，跪在这里做啥？”

那个人一动也不动，依旧眯着两眼念佛咒。念完以后，

他站起来，跺两脚，喝了几句法，两手向下划了个大圆圈，用搓热的手掌擦一擦脸，然后才慢吞吞地答道：

“俺在伺候祖师爷。”

“×你妈！你伺候老天爷也得打官差！”

他瞪了瞪眼睛，还没说话，枪托子又砸到他的腰上了。

他打了两个趔趄，生着气，缩起脖子，声辩说：

“祖师……”

“×你妈，走！……”

他站在墙边，又向祖师爷的神位低下了头，弓起脖子咽了一口晌气，两手正要合捧到胸前，一个嘴巴子就飞到他的脸上去了。

“×你妈！……”

二

黄昏时，漫地里一片迷濛。割人手脸的野风，撒野似的啾啾响着。远处的村落，被烟雾和黄昏埋住了，看上去象一个黑糊糊的大影子。赵家埋着上吊死的新媳妇坟和宋家那座孤零零的闺女坟，也晃在他的眼前了。他胆怯地缩了缩脖子，两只手心里渗出了粘乎乎的冷汗。他想架起脚跑过去，但又想起老人说的：在劫难逃，跑也无用。他壮着胆，咳嗽一声，用干涩的嗓子唱起来：

孤家兴兵，
盖九——
盖九州， 哦！
……

他心疲力竭，再也唱不下去了。他无可奈何地大声“唉”了一声，摆摆下巴，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痛苦，说不出的悲哀。……

“嗨，这种年头！……”

他觉得老天爷也太能摆弄人了。明明该下雨的天，它偏偏要刮风；焦人的太阳，天天烧火似的晒着，把好好的田地都蒸干了。庄稼人都愁坏了，苦皱的眼睛，天天看天；天湛蓝而又晴朗，太阳好象在撒着火，热辣辣的投射大地。白杨树的叶子晒卷了，野草的叶子挑旗了，田地干裂，秋庄稼种不上了。好好的田地荒起来了。

庄稼人把关老爷抬出庙外来晒，搭上求雨的神棚，派人到黑龙洞去取水；但是，高高的天空，仍然是亮光光的，太阳仍然是热辣辣的，田地仍然是焦干的。秋庄稼用神法也是种不上了。

“老天爷真要叫人吃人啦。”

佛堂里大仙下来了。大仙是附在张师傅那个忠心的徒弟二成身上的。二成摇着头，晃着膀子，两手抖个不住，嘴里嘟噜着：

年景坏，
人心横，
我看你们都要有灾星；
呵嘟嘟，呵嘟嘟，
破灾只有一条路，
家家都要买红纓，

呵 唧唧，呵 唧唧！

.....

庄稼人愁苦的脸上，闪着愁苦的眼睛，心里焦闷焦闷地想道：

“天说，这虽说是魔道，可也算是神灵的指点咧。”

偏偏在这干荒的土地上，军阀老爷又打起仗来。穷惨惨的农村里过着兵，他们穷凶极恶地要粮草、车马、饷银、官差……老总们象耙地的铁耙一般，不管不顾地耙过村庄，能带的都带走了，带不走的也给碾碎了。村庄里，家家户户都是空荡荡的，人人都好象生了一场大病，人人都愁眉苦脸，人人都心慌意乱。

“唉！这种吃人的年头。”

他不敢想了。他家多少年积下来的粮食，祖宗留下的几辈也没敢动的老青钱，还有那连着心的地契、财物，都给老总们不问青红皂白地拿走了，糟踏了！他一家今后该怎么过？这还不如杀死他，他宁愿叫老总们杀死他。所以，当老总们排起长队，从他村里出发的时候，他就跟上队伍，偷偷追赶着他们。

“我看这些龟孙把东西拿到哪儿去！”他心里发狠地骂着。

他自己也不知道赶上队伍会有啥用途，但他决心跟着他们。眼睛暗暗望着那个连长、司务长、枪疤脸和黑豆眼的老总。他觉得他不能让他们走脱，好象他总会有机会、有办法似的。他带着有时恼怒，有时难过，有时悲哀的心情，暗自说：

“我看这些丧良心的……”

天黑尽了，老总们宿营了，他也走进村子里去。他带着那呆头呆脑的样子，在街上邇来走去，企望在杂乱、繁忙的人群中，找到他认识的那几位老总。但在人脚稍定的时候，他被一个哨兵抓起来，押到连部一个麻脸的连长面前了。

“奶奶的！你是干啥的？”麻脸连长暴躁地问他。

他歪眼望望麻脸连长，他不认识他。他咂咂嘴唇，想说什么没有说出口。

麻脸连长上去打他一耳光，骂道：

“你奶奶的！你是哑巴？”

他捂住脸，趑趄了两步，嘟噜着：

“老爷！俺来赶俺的东西。”

“你奶奶的！谁拿你的东西？”麻脸连长骂着，又揍了他两个耳光。“给我捆起来！”

他给捆在茅房门口的椿树上，捆了一夜。第二天，他又给麻脸连长的勤务兵背着行李和枪，跟队伍走了两天。现在，他算是给放回来了，他只想安安静静回到家里，看看自己的爹娘，看看老婆和孩子了。

他的心稍觉沉静，野地里那种凄凉，又向他包围过来了。远远的模糊的狗叫声，叫人觉得孤苦、悲怆。夜猫子在孤坟的小树上，脆声恶笑，使人心惊肉跳。野风哭泣似地啾啾着。他的蠢笨的脚步擦着地，衣襟绕在大腿肚子上，发出秃唻秃唻的象是几个人走路的声音，他心里害怕了。他想快走，但腿不听使唤，手心里不觉渗出了两把汗。

“要到家啦。”他出声说，壮着自己的胆子。

他走进寨门的时候，心里觉得轻松了。“到家了，回来了。”他对自己喃喃说。但是，转念一想，家里人是不是逃回来了

呢？家里人看见他，是高兴呢？还是会大哭一场呢？他的老实的心又跳了。他眼里似乎看见他娘跪在天爷台前，磕头祷告着：“老天爷睁睁眼吧，保佑俺福运平安回家来吧！”

“娘！”福运叫了一声，随即又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。

他用劲加快了步子，走到家里，歪歪咧咧推开屋门，踉跄地走进屋里去。福运嫂子正低着头，坐在床沿上梳辫子，一见福运进来，又心痛又激动。她望住他那遭罪的样子，两眼扑噜噜流出一脸泪水。

福运站在飘忽朦胧的灯光里，看不清人似的皱着眉头，问道：

“咱爹咱娘咧？老人家好么？”

“好，怎不好？早睡啦。”福运嫂子说。这是个能干的女人，逃兵荒全仗她照顾老人，照顾家什。但眼前面对这可怜的丈夫，她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不知该怎么做。丈夫回来，她是高兴的，激动的；而丈夫那个遭罪模样，又觉得难过心痛。她两眼那么望住自己的男人，等待他吩咐似的，站着，沉默着。

福运一屁股坐在床沿上，两手捧住脸，伏在灯桌上，眼睛呆望着小小的摇晃的灯头，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，一句话也不想说。

福运嫂子照样站着，照样望住丈夫，心一阵酸，又流泪了。她走近一点，疼爱地责怨他说：

“不叫你留在家里吧，你不听，你要在家里看着东西，你守着不也是没守住？还挨打，挨抓，唉。”

他输理了，一声不响。

孩子睡得死死的，屋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福运嫂子想起什么，把脸凑近他，担心地问道：

“你怎逃回来的呢？吃饭没有呢？”

福运摇摇头，唉了一声，一句话不说，就上床睡觉了。他那烦闷的神色，使福运嫂子心痛得安生不住了，她无心再做活了，吹灭灯火，也睡觉了。

她瞪着眼睛，望着浓浓的黑夜；她睡不着。她不知道自己的男人这几天遭了什么样的罪，受了什么样的苦；她的心感到痛楚。她抬手轻轻摸一摸他的背、他的膀子、两肋和腰，她觉得到处是血疤、伤痕，她心里忍不住一阵痛楚，就呜呜咽咽哭起来。

福运不耐烦地扭过身来，两手按住她颤抖的肩膀，问她：

“你哭啥呢？”

“看你叫那些兵杂种摆弄成啥样啦？”她说。她抹一把清水鼻子在床头上。

福运狠狠叹息一声，又不言语了。

福运嫂子为了心痛他，安慰他，就凑过身子贴紧他，用手抚摸他的胸脯和心口。他不动也不响。后来，他觉得他还有这点幸福似的，他慢慢扭给她一个脸，慢慢把手放在她身上，把嘴巴放在她的肩窝。他们默默不语，默默不语。

但是，他的手抱住她的脸，两对眼睛在黑暗里对视着的时候，福运嫂子仿佛觉得心里有话不告诉他，对他不住似的，就喃喃说：

“你问来啦，就好啦。咱家有两天没动烟火，今后这日子，可怎打发呢？”

福运的心一沉，心里那股兴致，一下子跑光了，再也提不起心劲来了。

第二天，福运嫂了一大早就带着两个孩子到地里去揪麦

苗去了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高高地爬上了屋顶。她把一篮子麦苗放在锅台上，走回自己的屋里时，公公和婆婆丧头哭脸地并排坐在她的床沿上，不动也不言语。

“他还没有起来么？”她问。

老公公耷拉着头，连看也没看她。

婆婆叹息一声，然后说：

“俺福运病啦，烧手热，……”

她走过去，站在床前边，哀怜地望望他，觉得心酸难忍，扑嗒嗒，眼泪把床帮都给打湿了。

一个兵荒马乱死去活来的冬天，把庄稼人都折磨苦了。壮年汉子都好像从伤寒病堆里爬出来，面黄肌瘦，脸上似乎让蜂蜡涂抹过，黄得叫人看见难过。老年人瘦皮搭拉满脸，眼睛深陷，嘴角向下垂着，好象经过风干似的。小孩子个个都带着一个透明的大肚子，胸脯上的肋骨，一根一根地凸露着，脖子细长，头大得简直不能让人相信是他们自己的。他们那原是逗人喜爱的脸蛋，也被饥饿刻画成那种死板像了。

庄稼人心里插着搅心的刀子，他们心愁意虑，肚里有说不出的痛楚。但他们默默地顽强挣扎。他们压紧眉头，捱着这吃人的年景，心里希望有好日月，有好生活。年发就是这种人。他很多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，就是野菜糊糊也没有喝饱过。但他总不忘牛屋里那头小黄牛，小黄牛好象比他自己还宝贵。每天，当牛吃完草，应该牵到院子里去的时候，他心里痛惜它，怕它没有吃饱。他心痛地颤着两手再加一把干草，看着它磨着下巴吃完，这才把它绑在院子里的小树上，搔一搔它那扎起的毛丛，心里难过地说：